

四季文丛

●主编/武鹰 自牧

●华艺出版社

ZHU BIAN WU YING ZI MU

HUA YI CHU BAN SHE

杨栋 著

红豆集

紅

豆

集

平四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四季文丛/武鹰等著. —北京: 华艺出版社, 1997. 4
ISBN 7-80039-560-X

I. 四… II. 武…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03413 号

四季文丛·红豆集

作者: 杨栋

出版发行: 华艺出版社

社址: 北京朝阳门南小街前拐棒胡同 1 号

印刷: 普林达印刷厂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开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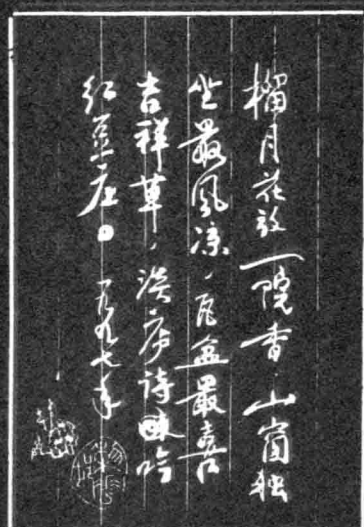
字数: 117 千字

印张: 4.375

版次: 1997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039-560-X/I·613

全套(12 册 × 15 元)定价: 180.00 元



◎杨炼 著

◎华艺出版社 ◎策划·主编/武鹰 自牧

目 录

自 序	(1)
-----	-----

第一辑 \ 荫园小品

风窗书乱觅搔头	
——钱谦益与柳如是	(4)
无藉轻云傍彩舟	
——名妓“玉堂春”寻迹记	(7)
写到纤腰已断魂	
——李渔与他的歌姬	(9)
湖云常为美人留	
——访才女石评梅旧居记	(12)
永远的“情人”	(15)
今夜的舞侣	(18)
篱	(20)
眊	(22)
冬天的一个下午	(24)
夏天的一个上午	(25)
惠山泥人	(27)
书窗风铃	(28)
玉 儿	(30)
烨 儿	(32)
英 儿	(36)

第二辑 \ 扶贫随笔

老家来信	(40)
难忘的眼神	(42)
下乡的异化	(43)
三弟从业记	(45)
思念南湾	(47)
一位组织部长的理念	(49)

第三辑 \ 梨花室闲话

闲话序跋	(54)
闲话石趣	(56)
闲话信封	(59)
闲话暖气	(60)
闲话座椅	(63)
闲话品茶	(66)
闲话稀粥	(68)
闲话工作	(70)
闲话修辞	(72)
闲话电话	(74)
闲话电视	(76)
闲话书信	(78)
闲话食谱	(80)
闲话土豆	(82)
闲话手术	(85)
闲话喝酒	(88)
闲话周易	(90)
闲话名片	(92)

闲话请客	(96)
闲话明星	(98)
闲话朋友	(101)
闲话稿费	(104)
闲话邻家	(106)
闲话致富	(108)
闲话故交	(110)
闲话电脑	(112)
闲话人生	(114)
闲话饭市	(123)
闲话鼠患	(124)
闲话春联	(127)
闲话散步	(129)
跋 语	自 牧(133)
后 记	杨 栋(135)

自序

这是我在太岳山中写出的第10本小书，共收散文随笔52篇。写这些篇章时我年近不惑，心情是平淡的，感情是纯净的。蜀中书友龚明德把他的书斋称为“六场绝缘斋”，意思是与“官场、商场、赌场、酒场、情场、舞场”绝缘。我很向往他的境界，但却没有他的道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也得走马逢迎，也得吃请应酬，也爱红颜知己，也喜轻歌曼舞。借逢迎观世态，赴酒宴察人情，交女友觅灵感，入舞场悦身心，曲终惜别时，酒阑人散后，夜读添兴致，下笔如有神。

近年因写作结识不少女才子，也有不少女文学爱好者来谬托知己，又因偶尔一进舞厅，世人便认为我是“登徒子”。于是，流俗传言我有“十大情人”，朋友戏称我领导着“杨门女将”，我只好一笑置之，这种事不可说，越说便越说不清楚。但因受了许多友情的感动，我还是写了一些言情的文字，我其实是想抒发一种艺术美感，一种人生感喟。聪明的人不会来按图索骥，聪明的人更不会来对号入座，乡谚说：“谁敢槽头认马驹？”

写这些文章时我肯定是有爱心的，借景抒情，托物言志，美人香草，万缕相思。我甚至将我的画室取名“红豆山庄”，这原是柳如是香巢雅号，我很钦仰柳之才情，故借题发挥聊作自娱。我也曾见过鲁迅先生赠萧红红豆的一张照片，红豆是一种相思，但红豆却不一定是世俗的爱，先生给予萧红的是一种超越凡俗的感情，尘世中人是无法理解的。我没有见过红豆，但我很喜欢红豆的颜色，是红豆就理应红艳欲滴，是真爱就理应可歌可泣。于是我将这本

小书题名曰《红豆集》。

本书第一辑乃是我感情的童话,或怀古咏史仰美人名士,或言情写意记心路历程,虽然虚幻如梦影,但我总是很美丽的故事;第二辑的几篇“扶贫随笔”则是我对故园的相思,对社会的凝视……。最后是一组“闲话”式随笔,所记皆身边琐事,街谈巷议,“灯火昏昏话平生”,灯火下人们叙谈的绝对是家常话、心里话,我真诚地希望我的这本书是一本“讲真话的书”,像梁实秋先生在雅舍中聊天;像张中行先生在斜阳下琐话;像孙犁先生在芸斋中漫谈,绚烂归于平淡,平淡又呈现出绚烂……一转眼,又是春天了,我愿把这一掬语言的“红豆”捧给亲爱的读者、亲爱的知己,让美丽的“相思子”更加绚烂……

1997年1月9日于山西·梨花村

红豆集

第一辑◎

荫园小品



风窗书乱觅搔头

——钱谦益与柳如是

明末钱牧斋名声很大，被被誉为“一代龙门风流教主”。他的名气一半是因了他是饱学之士，一半是因他娶了名妓柳如是。近日无事第二次浏览女作家石楠写的小说《寒柳》，读毕是书，使人更钦佩柳如是的风度才情、生平故事了。

对于钱柳轶事，人们是津津乐道的。钱牧斋遇到柳如是时已是六旬老叟，而柳是二八佳人，据考钱比柳整整大了 36 岁，一个是“黝颜鲐背，发已皤然”。一个是“盛鬓堆雅，肤如凝脂”。用牧斋本人的诗说，当是“半死枯松绊女萝”了。是什么原因使两位产生忘年之恋的呢？以钱的声名地位，竟忘情于一青楼女子，以柳的花容月貌，竟执著于一六十老翁，这就足以惊世骇俗了。但两人确实又是真诚相爱，既非以权势相逼，也非以黄金买笑。我读《香艳丛书》中“绛云楼俊遇”一文，文中记载名士美人，声气相求，还是很可信的。钱牧斋是明万历进士，《清史·钱谦益传》曰：“授编修博学工词章，为文博赡，谙悉朝典”，“以文章标榜东南”，“诗古文词冠绝近代”，但他的仕途是很不得志的，29 岁时与韩敬争状元失败，后又因东林名藉削职归田，47 岁又遭权要暗算，退居林下，他的黄金时代消耗在了官场人事倾轧之中。但他博览群书，才学过人，所以到了“知天命”之年后，已是心灰意冷。书中描述他“屡起屡踣，常快快于中年，遂不惜名节，晚年愈放情于声色。”《板桥杂记》中录有他的“咏妓诗”，诗句还是很香艳的。认识柳的时候，他已是“交游满天下”“领袖山林”的一代硕儒了。而同时代人记述柳如是也是“意

态幽娴，丰神秀媚”，“在章台日，色艺冠绝一时，才俊奔走枇杷门下，车马如烟”。后来有人从他的女婿家见过她的小像，“坐一榻，一手倚几，一手执编”，“牙签缥轴，浮积几榻”。当时是没有照像机的，画师画的“小像”也以书作背景，可见她是极嗜爱书的，也是极爱才怜才的。她其实对钱牧斋已是心仪已久，神交不忘了。所以她放出口风说：“天下唯虞山钱学士者始可言才，我非才如学士者不嫁。”牧斋听到此话，也感动得说：“天下有怜才如此女子者乎？我也非如柳者不娶。”几百年后，也有一位女子喊出过“非张艺谋不嫁”的话，但时代不同，还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柳如是是女扮男妆自己找上门去的，她出于对钱的仰慕，“欲一见其丰采，乃驾扁舟来虞，为士人装，坐肩舆造钱投谒。”钱以为是一俗士，故托言不在，后读柳留下的诗，大吃一惊，方知是有才女子，又追去“访柳与舟中”，嫣然一美姝也。他们可谓人逢知己，相见恨晚，一老一少在船上“相与絮语者终日”。一个是当朝国士，一个是江南名妓，美人怜高才，名士爱美人，“诗”作了他们的月老，而“才”则是他们的媒人了，他们忘年之恋乃是心灵的相契，是才华的吸引，所以能“一夜红笺许定情”了。

我想，能让牧斋看入眼中的女子很少，而对柳姬，却真正引为知音，他很怕失去她，这次见面后竟为她作了一百首情诗。柳如是最终是感动了，顶着世俗偏见嫁给了牧翁，甚至结婚的那天，还有轻薄子“掷砖彩鹯”、“投碟香车”。但他们的婚姻是幸福的，情到深处，“烛下乌龙看拂枕，风前鹦鹉唤梳头”；诗兴发时，“争光石鼎联名句，薄暮银灯标去煤”。夫唱妇和，红袖添香，朱笔评文，纤手校书，确实是天生的美人名士两相知了。婚后他们修筑了名驰江南的藏书楼——“绛云楼”，旧籍记载是“构楼五楹”、“重檐飞翠”，楼名为柳如是手书，卖书者慕名而来，“奔赴捆载无虚日，所积充栋几埒内府。”楼内多藏宋版珍本，书帖名画，文房古玩，宣德铜炉，柳如是亲自撰写一副对联：

沧海日，赤城霞，峨眉日，巫峡云，洞庭月，彭蠡烟，潇湘雨，武
彝峰，庐山瀑布，聚宇宙奇观奔来眼底；

少陵诗，摩诘画，左传文，马迁史，薛涛笺，右军帖，南华经，相
如赋，屈子离骚，汇古今绝艺注入心头。

从这副对联也可看出柳如是堪称一代才女，古籍记载钱的门
生来访时，她常代为接待，“雄谈蜂起，座客为之倾倒”。连钱谦益
本人也赞叹她为“此我高弟，亦良记室也”，并昵称其为“柳儒士”。
他们住于“红豆山庄”，山庄有红豆树一株，“树大合抱，数十年一
花，其色白，结实如皂角，子赤如樱桃”。两人在山庄度过了一段美
好的岁月，柳其实也成了钱探讨学术从事著述的得力助手，他们唱
和的诗集命名为《东山酬唱集》，柳本人也著有《戊寅草》《湖上草》
《柳如是尺牋》三种书，我没读过她的原著，但从张中行先生引述的
数则短简可见其性灵流露，秀句如珠，她的朋友为她写序称扬说：
“琅琅数千言，艳过六朝，情深班蔡，人多奇之。”钱谦益 83 岁辞世，
他们在一起度过了 23 度春秋。钱晚节不好，有些像现代之周作
人，他们的“绛云楼”也毁于一炬，钱老年时因“绛云楼火，惟一佛像
不尽，遂归心释教”。又自号“峨眉老衲”。美人色衰，名士穷途，煮
字绣文，同声一哭。钱死后，柳不久也“闭楼自经而死”，以身殉牧
斋。后来的小说把柳如是描写成了反清义士，甚至可以“上马击
贼，下马草檄”，是有些太夸张了。柳其实还是一个酷爱诗书的才
女，后人诗曰：“绛云未逐劫灰红，江左图书日正中，一自新言三日
哭，闲翻贝叶唱宗风。”读其诗句，好像还可以看到她的书房中满几
满床之书如青山乱叠，而她的“玉搔头”却怎么也找不到更不知忘
到哪儿去了？

（原载 1996 年《火花》）

无藉轻云傍彩舟

——名妓“玉堂春”寻迹记

到了洪洞就会想起两句唱词：“苏三离了洪洞县，过往的君子听我言。”小时以为苏三是个后生，长大后读《警世通言》，才知苏三是明代京城名妓，她“鬓挽乌云、眉弯新月”，是一个绝代佳人。冯梦龙形容她“淡雅梳妆偏有韵，不须脂粉自多姿”，足见她是一位秋水为神玉为骨的名媛，是芙蓉如面柳如眉的娇娘。书上记载她小名“玉姐”，别号“玉堂春”。后来描写她的剧名就叫了《玉堂春》。

山西洪洞县是苏三落难之处，我曾两次到洪洞，两次都去看了苏三住过的监狱，据说那是全国唯一遗存的“明代监狱”，前来这里游览的人极多，但我想那不是为了考察监狱，更多的是因了美人苏三的风流遗事，一代名妓的香艳轶闻，怜香惜玉，就是要让人同情和爱护女人，用时下话讲是让“保护妇女合法权益”吧。站在囚禁过苏三的“虎头牢”前，想象明代一位“红袖盈盈粉泪，青山剪剪双眸”的玉人，披枷戴锁、长发委地、粉面如灰、红泪成珠，叫人真正地“替古人担忧”了。

再次游览，是去年8月的一个清晨，天上有薄薄的雾霭，街巷人不算多，监狱的大墙肃然高耸，使人如走入明代的古城，我轻轻站在狱门前，一座琉璃碧瓦的门楼下，两只狰狞的大石狮子雄踞两旁，显得阴森恐怖，想无辜的女子苏三就是在这座门内受尽人世的凌辱，多情的美人苏三就在这个院中蒙受恶人的冤屈，心就沉重起来。怀着对苏三的仰慕，我走进院内，院中新塑了苏三的汉白玉雕像，她披着雪白的披风亭亭玉立，鬓发如云，秀骨珊珊、涓涓风流呼之欲出，我想这塑像也算得苏三之神韵了。步入“苏三蜡像馆”，馆

内重现了几组“苏三故事”，最赏心悦目的该是“曲院闻琴”了，青楼密室之中绣幕低垂，红纱灯艳，清茗映绿，香霏拂几，卧榻顶阁匾上描金楷书“音韵”二字，苏三身着纱衣手抚琵琶，娇态憨娜，“似说心中无限事”；玉指轻弹，“如闻弦上黄莺语”。王舜卿则身着轻衫像是听得入了迷，双臂微举击节叹赏，便叫人顿生“一生清福，此宵占尽”之叹了。美人檀郎、一个是“才高八斗”，一个是“一笑千金”，是真正的一见钟情白头相慕了。古人曾说“黄金买笑红袖邀欢”，又说“宝刀削耻白壁酬恩”，就是说善恶都是该有报应的吧，这对情侣经历了人生的大悲欢大痛苦，才演出了那流传千古的《玉堂春》。

看完蜡像馆，我决意不再去看那阴森的“女牢”了，上次曾去看那关押苏三的窑洞式牢房，高墙阴冷、囚室生寒，我是不愿再在心里留下一段旧时代里摧残美的记忆了。苏三出自良门失身青楼，却不因王舜卿沦为贫儿而变心，也不因被鸨儿“斥为庖婢”而改志。詹詹外史曰：“夫人一宵之遇，亦必有缘焉凑之，况夫妇乎？嫖母可为西子，缘在不问好丑也；瓦砾可为金玉，缘在不问良贱也。”又曰：“多情者，固不必取盈，而无情者，亦胡为自甘菲薄耶！”站在明代监狱前，看着无数的红男绿女，引起我浮想联翩。苏三想告诉世人的不正是爱与恨的是非曲直，善与恶的美丑清白么？对着“明代监狱”前大街上熙熙攘攘的人流，花花绿绿的游客，我真想也放开嗓子唱上一句：“苏三离了洪洞县，……过往的君子听我言……。”薄雾渐渐散去了，天上飘荡的轻云也变为银色，想象中那朵朵银云全是古今好女子奇女子幻化的，她们在永远地寻觅着生命中的“彩舟”，在塑造着流芳千古真爱大爱的绝唱“玉堂春”……

（原载1996年《太行文学》）

写到纤腰已断魂

——李渔与他的歌姬

李渔是一个风流才子，前几年我买到《李渔全集》共20卷，书价为420元。《中国人名大辞典》介绍：李渔，清钱塘人，字笠翁，康熙时流寓金陵，著《一家言》，能为唐人小说，尤精谱曲，时称“李十郎”，有《风筝误》等传奇十种。林语堂则更对他推崇备至，说：“他是一个戏剧作家、音乐家、享乐家、服装设计家、美容专家兼业余发明家。”

李渔的一生是很传奇的。他既是“江南名士”，也算“帮闲文人”，他一次应试未中举，“绝意仕进”，以编书刻书，卖文卖艺谋生，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挟策走吴越间，卖赋以糊口”，“二十年来负笈四方，三分天下几遍其二”。“以草芥贱夫，混迹公卿大夫间，日食五侯之鲭，夜宴三公之府，长者车辙，充溢衡门，馆阁诗简，捷于邮置”。他的姬妾很多，甚至以妻妾成立了家庭女戏班，“终年托钵”，出入官府，携带女乐，四方游幕。据他的宗谱所记：他初娶徐氏，又纳纪氏和副室汪氏、王氏，35岁时又纳明朝一王公的幼妾曹氏，他对能娶上曹氏是很得意的，曾写诗曰：“陋巷朱门霄壤隔，昆仑何尤挟飞来？”他的妻妾早妆时都得排队，他有诗记道：“晓沐虽分次第班，互相掠鬓整云鬟，从今闲杀张京兆，不复亲劳画远山”。之后，又有了乔姬、王姬、黄姬、广东籍姬、遣走之姬，见于记载的妻妾姬婢就达十余人。甚至58岁还在“客中买婢”。成立一个家庭剧团，真是绰绰有余了。同时代人记他“常挟小妓三四人，遇贵游子弟，便令隔帘度曲，或使之捧觞行酒。”李之风流，于此可见一斑。他的“小戏班”是很有名的，加之有他这位名倾朝野的大导演，有“乔、王二姬”这两位“当世鲜二”的“名演员”。他的戏剧活动便更多彩多

姿，他的友人“黄鹤山农”便说：“当途贵，四方名流，以得交笠翁为快”。著名文士尤侗在为李的戏曲理论著作《闲情偶寄》一书作序时也写他与戏剧同行们“红弦翠袖，烛影参差，望者疑为神仙中人”。所以，鲁迅先生曾评道：“帮闲也不易，例如李渔的《一家言》，袁枚的《随园诗话》，就不是每个帮闲都做得出来的。”

李渔姬妾虽多，但最钟情与宠爱的只有乔、王二姬，他更看重的是二位女子的艺术气质和才华，在当时，乔王二姬就算是“红歌星”，算是“表演艺术家”了。同代文人周亮工就曾评道：“乔王二姬，真尤物也，舞态歌容，当世鲜二。”李渔本人也说：“所撰新词，朝脱稿而暮登场”，可见两女姬悟性之高，李在诗中咏道：“休蒙俗事摧霜鬓，且制新歌付雪儿。”乔姬是山西临汾人，“出自贫家，不解声律为何事”，十三岁被知府送给 56 岁的李渔作姬妾，李发现其喜好音乐，但又怕她山西土话难改，更何谈唱昆曲越调，但乔姬很聪慧，立下军令状，半月内可改口音，如不然愿“以字受罚”，半月之后，乔姬果“俨然一吴侬矣”。李渔又请师授艺，师傅教她三遍，她已能自己演唱，师傅惊奇地说：“此天人也！”又说：“我教曲三十年，有的教一百次也难以合拍，像乔姬这样真正是天赋之人了。”不久到兰州，主人又赠一“王姬”，笠翁得之，无异银星双照，芙蓉并蒂。王姬善妆“小生”，“易妆换服”后“与美少年无异”，平时不登台上场时，笠翁也让她“角巾相对，执尘尾而伴清谈，”视为“韵友”。从此，他以妻妾姬婢组建成了“小戏班”。每当出行，“纷纷儿女共乘车”，“数年游燕适楚”，到过陕西、山西、福建、浙江，为达官贵人献歌献舞，“令家姬试演新剧”以“打抽丰”获馈赠而养家糊口。乔王二姬当笠翁侍姬时年仅十五六岁，而他已是 60 多岁了，两位女子在他身边生活了六年，乔姬还生下一女。两姬病逝后，笠翁大为悲恸，先后写“断肠诗”三十首长歌当哭，说：“夭夭其人，甚于亡我”，他在诗中沉痛地写道：“休言再觅同心侣，岂复人间有二乔”？乔姬去世前三日，曾焚香告天，说：“得以侍奉李渔这位才人，死而无憾，但惜